

# 阿公，阮卜來聽你唱民謠

王昭華（2007年三、四月）

（桃紅字：表聲音內容）

台1線的終點，屏東縣的楓港，對遮，往東片去，南迴公路切過台東，若是繼續落南，行台26線，開始進入恆春半島——楓港、海口、車城、恆春、南灣、墾丁、鵝鑾鼻……台灣島的尾翅，綠色的山坪向藍色的大海伸去，一年四季，日頭光青青。

朱丁順阿公，按台灣人的歲來算，今年已經八十矣。（昭和3年、民國17年次，1928年生）阿公是恆春人，佇恆春城外三台山山腳的網紗里出世，細漢無老父，家內足散赤，國校讀兩年冊，十歲就去南灣的馬鞍山做長工，替人顧牛、做田裡的穡頭，一年賺兩百斤粟仔，擔待老母佻小妹的食穿。

講「馬鞍山」可能無人知，但是，若講「核三廠」也叫做「馬鞍山發電廠」，逐家可能較有印象。南灣佇馬鞍山下面，有台灣上súi的海墘，清氣、通光的海水，將珊瑚蟲的遺骸佻螺仔殼洗甲變沙粉仔，金沙、白湧，碧海、藍天。毋拘，遮的景緻攏無予阿公唱入伊的歌裡，因為，對一個枵飢失頓擱當卜轉大人的囡仔工來講，看著的世界是無全的。

## ● 之一

丁順阿公唱伊的「長工故事」，五八仔sip一嘴，對腹肚尾的丹田燒lo起來，熱喉隨開，胸坎內，馬鞍山彼個少年家仔的心，一直無老去。佇其他族群的民謠裡，宛那有「長工歌」流傳，歌詞定定若咧共人投全款：頭家人安怎僥倖刻薄喔、長工怎樣受苦毒喔……唱著是滿腹怨嗟，聽著會對咧凝心肝。阿公的長工歌，無用一般人講是「苦力調」、「長工調」的「五空小調」，顛倒揀調性較開朗的「四季春」。「四季春」有「四季如春」的意思，上簡單講，就是「恆春調」，佇楓港、滿州地區流傳的「楓港小調」，嘛是屬「四季春」攞來「伸」出去的。阿公月琴夯來，大扮彈落去，農家一日的辛苦對透早唱起，七言四句的歌詞，進行到最後一葩咧講黃昏暗，長工則親像山水畫的「點景人物」來出現，歎一聲「做人

長工足悽慘」——坐佇田岸無力通喝枵的少年家，猶會擔頭欣賞「白翎鷺來歇歸田」，實在生性溫純，古意摺認命。

卜全仔卜全的詞，阿公換「思想起」來唱，氣味就攏無相像。「思想起」是恆春民謠上有代表性的調，一塊「思啊想啊起」，會使牽出犖犖長的「唐山過台灣」，吟一抱漢人移民史；也通肖念阿娘仔抑是肖想卜娶細姨仔，piak一段毋驚歹勢的情意；平常時仔，卜送人、卜罵人，攏挺好共唱。「思想起」的來源，聽講是當年漢族先民拄來到位，心悶原鄉咧唱的，就干若恁的「黃昏的故鄉」。車城人認為即塊調是對恁車城滾出去的，因為漢人上早是對恁遐上岸；恆春人一直有恁恆春版的傳說，講是一對廣東汕頭移民巫姓父仔囡，佇龍鑾潭邊「跳石山」燒火炭的時，哼出來的思鄉曲。故事在人編，民謠原本就有集體創作的性質。毋拘，tng-tang七〇年代恆春出一個陳達，共「思想起」唱一下紅起來，歌聲深深khap佇台灣人的印象中，即塊調，煞完全變做恆春的khang-páng。

「思想起」的歌聲，一代傳過一代，佇彼內面，對原鄉的思念那來那遠、那洪去，徙栽的根完全釘入在地的風土。丁順阿公佇遮唱的「思想起」，並無講古教示人的沉重，嘛無phānn妹仔咧共人戲弄的輕浮。伊只是若透早拄睏醒起來，懶懶仔哼一聲「啊～思啊」，無可奈何「哎唷～」一下，歌聲的表情，敢毋是佻咱食人頭路的現代長工，不時嘛咧伸勻、哈嘻、喝忝全款？

佇永過仔的恆春，民謠是流行、是時行。恆春人不管是上山撿柴、落田做穡，攏會一爿做穡頭、一爿唱民謠，有時一個人家己唱，有時雙人相褒來對唱。佇即款眾人風民謠的民謠風之下，半島出現第一個無「正經頭路」的「職業歌手」，就是陳達。丁順阿公講，伊十幾歲仔的時，人攏叫「紅目達仔」的陳達，差不多三十幾歲人，一支月琴揸（phāinn）咧，人行到佻，就唱到佻。庄頭的樹仔腳，人兜的粟仔埕，一唱唱歸晷久。有時月光暝免點番仔火，歸庄的人佷來大埕聽陳達唱歌，逐家聽甲感動甲，hiat錢佇橄胡子予做所費，陳達就靠遮個收入咧過日。有真濟人安呢來咧問阿公：阿公，你的民謠敢是對陳達學的？——丁順阿公唱民謠並無人教，主要因為恆春有彼個環境，從做囡仔對人安呢聽、安呢看，日久自然入心。伊先天有音樂的才情，漢樂家己摸甲逐項會，洞簫、品仔、弦仔、月琴，攏tsiâu熟手。阿公講，伊的老師就是錄音機，毋拘，正經「拜師」的時，已經五十幾歲矣，家己早就會曉自彈自唱，佇茨內錄音家己聽、技巧家己磨，自己來出師。

## • 之二

自少年，丁順阿公做的工攏不止仔硬斗，娶某生囝後彼幾年，咧共擔土經田，三十歲的時，攏對人來去上山場——楓港以南，歸個恆春半島山區，是台灣原生植物相思樹的故鄉，日本人來佔領，發現即項寶，開始佇全台灣土肉較瘦的山崙，一四界種。相思仔的大枝柴箍，專門用佇礦坑咧做牛稠仔柴、khùe鐵枝路，較細箍的柴料，鋸鋸兮燒做火炭，品質非常優良。一直到戰後，電力俗瓦斯未意普遍進前，恆春半島攏是火炭的產地。

唯車城入海的四重溪，清氣的溪水，全是按牡丹鄉的山裡集落來的。彼phiàn中央山脈卜俛尾椎骨的山區，1874年日本人出兵侵略，受著在地原住民激烈抵抗，就是出名的「牡丹社事件」。清朝原本看台灣若無要無緊的蘭珊內，因為「牡丹社事件」的發生，不得不改變態度，派欽差大臣沈葆楨來台開山撫蕃，也就是沈葆楨，感受著台灣尾「四季如春」的氣候特色，建議將舊地名「瑯嶠」改稱「恆春」，奏請設立「恆春縣」（光緒元年，1875年），起造恆春城（光緒五年，1879年完工）。

到丁順阿公做老父的時代，牡丹鄉滿山坪的相思仔，攏咧買人燒火炭。阿公來遮做工，揸（pueh）木馬：「木馬」是山場咧運木材的工具，下面無輦仔，歸隻tshāi佇用柴箍舖的「木馬道」頂面，載柴載到瀆瀆瀆，則硬用人工拖、sak、輾，行做前的查甫人，肩甲頭phāinn一條大索，大力用揸的，揸甲大粒汗細粒汗喘嘖嘖，木馬則拖會行——您笑家己是「無角牛」。山中無甲子，查甫人出勞力，剉柴、運柴；查某人腳手meh8，疊窯、hiānn火，逐家出門在外，山場路頭偏僻，自山腳就步步用行的，各人一支扁擔擔咧，一片是家己卜食的蕃薯簽米，一片是tsah咧通替換的布衣。

丁順阿公有交代：「民謠是活的，隨人有隨人的特色」——咱上捷聽著的「平埔調」，就是國校音樂課本有咧教的「耕農歌」，有人共編做歌仔戲的「三聲無奈」，有人改做流行歌「青蚵仔嫂」。月琴仙陳達的外媽就是平埔族，陳達在生的時bat講起，細漢對老母學阿媽傳落來的「平埔調」，歌詞攏猶是原住民母語，福佬話是後來的人則套的。即塊「平埔調」也叫做「台東調」，「來去台東花蓮港，路頭生疏毋識人」，較早的恆春人歹過日，就拚去到台東花蓮看賺較有食無，艱苦人仔殷望有伴來惜，「希望阿娘仔來疼痛，疼痛阿哥出外人」，酸微仔酸微半鹹甜的「台東調」，上介通表達恆春人出外的心聲。對丁順阿公來講，伊並無走甲台東花蓮遐呢遠去，會使填入去「平埔調」的出外人經驗，就是上山場揸木馬，

佇遐看著的情景恰感受。「即片看過彼片溪，阿娘仔洗衫在溪底，哥兄一su寄伊洗，毋知工錢愛佻濟？」

像阿公安呢的「民謠達人」，字母識伊伊毋識字，攏是讀「社會冊」的博士博，有豐富的人生閱歷，恰好厲害的記憶力，卜唱的歌詞，全部袋佇頭殼內，一個調決落去，詞恰曲隨就鬥出來。且咱即馬流行講「創作」、「寫」歌、「填」詞，是因為「文字」恰「譜」的概念，已經佇咱的認知內底堅凍。一條歌，無「詞」咱就唱無路來，歹勢家己編；me-loo-tih是人寫便的，對咧唱較贏家己想；唱歌的人通展的就干且賭歌喉，則攔比看啥的歌聲感情搏較深。自1930年代台灣開始有曲盤恰電唱機，有放送局恰la-ji-iooh，「歌」漸漸變成有市場的消費品，有專門的人咧生產，生產線分工愈來愈幼，作詞作曲者、樂師樂團、紅歌星，那行那專業，造就「歌壇」即個全島性的舞台。時勢向前行無咧倒退嚕，只不過，離繁華首都上遙遠的恆春半島，ke介慢則去hng u 著，煞若像一個遺世獨立的國度，有家己的「歌壇生態」恰家己對「歌」的看法。字識無濟的庶民，興唱有調無譜的民謠，佇好親像誠有限的彼幾個調內底，享受您會當充分自我表達的無窮自由。

半島的暗暝，熱天時仔，大細粒星密密密，伸手強卜sîn會著全款；寒天時仔，落山風搨過山場的相思仔林，聲勢干若大湧小湧搬山過嶺咧車跋péng。即時，無啥物娛樂的工人，逐家集集來佇總寮，飲酒唱歌，男女相褒。咱的時代，一陣人下班佇KTV「軋」歌，阿公您彼時陣呢？就是唱先民傳落來的民謠——四季春、思想起、恆春小調、牛尾絆、平埔調、五空小調，看是卜「礁lù」抑是愛伴奏，各人有各人的本事。丁順阿公就是佇即個大自然的「VIP包廂」裡，hām伊山場的同事「軋」民謠，日時做工的操勞，佇暗時的對唱得著紓解，安呢的日子足足過十二年，民謠，是您明仔載的氣力。

### • 之三

漢人入恆春，上起頭先是鄭成功的後生鄭經的時代，派大軍唯車城登陸、開墾（1680年），丁順阿公您彼里網紗，大部分姓朱，聽講就是屯兵的後代。彼進前，恆春半島主要是斯卡羅族的生活空間，您是卑南族恰排灣族的融合，後來，一寡東海岸的阿美族加入，攔後來，佇屏東平洋予漢人逼一下走無路的平埔族道卡斯族人，有的tsùann歸族遷徙來遮。年久月深，半島的族群分佈，煞干若一鼎雜菜湯，沉底的好料，滋味互相相透濫。

丁順阿公專輯內面的「牛尾絆」，是較早恆春的福佬人卜嫁查某团的前一工，逐家俵來恰新娘對唱的歌。台灣其他所在的漢人，新娘上轎進前恰厝內人食飯，ngeh菜、khat湯，食飽分紅包，每一個動作，在場的親人攏就講好吉兆的話，叫做「食姊妹桌」。仝即個意思的儀式，恆春地區發展一下誠特別，您毋是坐落來食飯講好話，您是尾暗仔眾人箍俵來廳頭，用「牛尾絆」對唱——序大人的吩咐、新娘仔的感恩、親戚厝邊的祝賀，攏透過即個毋甘丟丟的哀調唱出來，即個風俗真有可能就是受排灣族影響。排灣族的歌謠，me-loo-tih嘛是有一定的模仔，唱的時隨人則攏彎拗，歌詞大部分家己a-too-li-puh。佇排灣傳統的歌謠裡，婚禮歌謠佔一大龐，嫁娶彼暗長輩唱歌祝福新人，新娘唱歌答謝父母，攏是福佬人無的例。

雖然，族群之間風俗會相看樣，不而過，本質是無赫簡單改變的。排灣族人箍鬥陣唱歌，有人唱做前、有人唱做後，一個人唱代先、眾人對尾後用低音落去thá，分聲部的複音合唱，福佬人的音感無發展到遮來，佇恆春，只是將「對唱」的概念淡較開去，來進行即場惜別的暗會。「牛尾絆」會叫做「牛尾絆」，根據丁順阿公的解說，是因為逐家恰新娘仔咧對唱的時，即個唱完換彼個，彼個唱完另外一個攏續接，順序隨人無的確，就若像牛尾趕蚊仔、絆來絆去安呢，牛尾歸暝絆無停，「牛尾絆」有時嘛唱卜到天光。

即塊憂傷的調，是恆春民謠內底上古早的，有tò著排灣古調的氣質。尾句尾音毋願墜落，總是隨giul恒起去轉做假聲；毋甘一下就來收煞，拖長的氣音攏略仔顫一時矣吧——這是恆春人牽袂斷的感情線，也是落山風khau無停的時，倚遠遠卜咻另外一個人的習慣。

時代變化真無定著，著到丁順阿公家己娶某的天年，已經較無人咧唱「牛尾絆」矣。伊十七歲彼年，日本人戰敗，改朝換代。戰後，除了bat一站仔hông調去台東大武的海岸做國民兵，猶原攏佇馬鞍山幫人做檣。

二十四歲已經無少年矣，散甲無一塊的古意人，毋敢想卜hām人做親戚，但是老母疼困，愛伊去相親。丁順阿公去到車城射寮庄，人共報的彼個查某人，拄唯海墘仔lu麻虱目魚栽轉來，倚門口埕咧ni手look仔，煞，隨幹入去灶竈，根本毋知也有人咧共偷看——條直攏閉思的阿公，匿佇埕的邊仔金金相，阿公講，伊干且「相」著尻脊胛，就轉來網紗。一入門，老母問伊看了安怎？伊想著家己家境遐呢散赤，佗一個查某人肯對伊食苦？心肝窟仔一酸、一熱，目油隨涇涇滴落來……

#### • 之四

咱外口人所看著的恆春，是景緻好遊賞的所在，毋拘，斟酌共想，即塊半島自從佇世界史浮頭了後，一直就是軍事要地：恆春古城卜堅固清帝國衰微的氣勢，鵝鑾鼻燈塔就服務賺甲油洗洗的海權國家，遮，離日本人瘡想的南洋上近，遮的地勢，國民政府利用來做三軍訓練基地，熱帶氣候的生態，連美國人卜拍越南，嘛先來借所在演習一下，新加坡的部隊，宛那bat送來遮受訓。大砲彈來彈去，炸彈無生目睷，三不五時擱會落對民家。佻基地做厝邊的恆春人，撿槍子殼仔秤斤賣，算是閒閒罔賺的外路仔，較大khian的一粒家己留咧，嘴齒無力的老大人，ue檳榔足好用。丁順阿公卜娶某彼馬，散甲無才調拍兩kha金手指，但是男子漢大丈夫毋甘願放棄，無步想步，就用撿來的槍子殼仔落去鏢，鏢兩kha銅手指指訂——丈姆看一下現共hiat hak8-kak8，伊未意過門的tsôo人無咧驚，ànn落土跤共撿起來，捏佇手裡寶惜。

彼一擺相親的射寮查某人，變做丁順阿公的牽手，食菜脯米仔咬鹹，翁某相挺，晟持三個後生、三個tsôo囡，唯阿公二十四歲到五十四歲三十年，家內散、罔細漢、過日誠困難的日子，嘴齒根咬咧，嘛是安呢共過，足有檔頭。山場的工課無矣以後，阿公轉來網紗整三輦車，車瓊麻葉去瓊麻會社，伊講，一工卜賺兩百箍仔，就愛拼甲無暝無日。

咱即陣去到恆春，按海墘抑是山邊一看，猶定通發現瓊麻的形影，孤一枝心向上天抽咾起去，強卜有三四層樓仔咾，落山風較強就演伊袂倒。二十世紀初期，即項作物唯墨西哥引入台灣，日本人佇恆春設立瓊麻會社，生產海軍軍艦卜用的大索；西洋來的醫療傳教士，教咱的產婆用瓊麻絲替拄出世的紅嬰仔縛肚臍，防止細菌感染。戰後，瓊麻的用途擱較闊，外銷日本，價數一疊起，恆春半島的原生林差不多攏予人剝剝掉，改種瓊麻咧割。劍利利的瓊麻葉，ham-hám-è攏是纖維，瓊麻絲韌甲tshuah袂斷，浸著鹹水泔水嘛袂aù。一直到七〇年代，化學的ni-lóng索上市，瓊麻價數去hông損一下土土土以前，恆春人靠「瓊麻抽絲起咾樓」，替半島的經濟帶來晟贏的好光景。

有錢卜滾錢誠緊，無錢卜捏錢足厄。丁順阿公bak過的行業，燒火炭、載瓊麻，到伊投入的年代，攏已經得卜變「夕陽產業」囉。更何況，伊毋是有資本的冒頭、有祖公仔屎的地主，只是一個連娶某的罔婿服佻安床的網罩多愛來去共人借的散良人，一個厝內空空空、落袋仔礁涸涸，尻川後有一縮細罔開嘴等卜食的老父。

阿公bat講，平平咧唱歌，好額人佻散良人的發音就無仝，啊若像陳達，「無囡無兒、食老攔袂賺錢」，莫怪唱著使人感動，特別感動散良人，一寡年紀較大的tsôo人，聽著攏會流目油……這是阿公有一擺略仔ma-se-ma-seh的時，講坦白的實在話。

## • 之五

即款「人人苦一阮苦兩，無人像阮苦十tsng5」的日子，三頓排落的苦瓜湯，好佳哉有茨內的查某人咧鬥飲，只是想袂到，「少年拍拚則咧來飼囡，袂知食老放我孤單則咧來老歹命」——五十四歲彼年，阿公的某破病來過身，老伴行做前的查甫人，「身苦病疼無人好顧，親像目矚失明行無路」，喪妻的孤單，不時出現佇阿公的歌，即塊用「五空小調」唱的「楊榮失妻」，會使講是上完全的表達。

「五空小調」並毋是干旦恆春則有，歌仔戲佻平埔族民歌，攏有伊的影跡，即塊調到底安怎來、「五空」到底代表啥意思，可能猶攔愛考證。會當確定的是，「五空小調」的詞，每一葩攏是五句，有的人五句全共唱予無仝，大部份的人慣習七言四句的思考，第五句就若半相送安呢，將第四句的詞攔kethá一遍。

「楊榮」是一個像「春嬌」、「志明」安呢普通的人物，毋知倚佻一朝代、佻一所在，總是，民間唸歌的人逐家攏bat伊，知也伊死某，放一個細囡，聽起來，干若是佻咱滯仝庄頭、熟似甲有賸的一個查甫人。丁順阿公唱「楊榮失妻」，親像咧講起某伊一個朋友的可憐代——其實，伊佻伊即個朋友仝運命，攏遭遇失妻的不幸；伊匿佇伊即個朋友的後壁，楊榮的痛苦就是伊的痛苦。

唯一月到十二月，悲傷的人，日子咧過特別慢。「楊榮失妻」的內容，若一篇七字、七字逗逗仔舖排出來的散文，「正月算來桃花開」、「二月算來田草青」，芳春當súi，楊榮煞就愛承受賢妻歸陰的事實，沉重的一年，經歷外在的情景佻人事變化，體會內在的情緒與心理轉折，在古早逐家攏tsiâu毋識字的社會，即類歌謠，等於是用唱的一抱「小小說」，是寶貴的民間文學。

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原本就是人生的真實，但是咱生活佇一個包裝一重過一重的時代，愛食糖水、愜意重鹹，卜會當予人jîm錢出來買的「歌」，一定愛有一寡夢幻賣人。人生的真實，時到時擔當、無米煮蕃薯箍湯就好，有啥物理由愛先聽起來囡兮呢？唱歌娛樂歡喜就好，有啥物人願意進入楊榮遐呢深的悲傷、坐落來參

伊做伙hûe目油？……佇舊時代，失妻的查甫人有楊榮通唱，若是一個查某人喪夫呢？是毋是干且存哭調仔一種選擇？佇新時代，像楊榮失妻安呢，由死亡所帶來的痛苦，竟然算是單純的；遐個夫妻關係破碎，毋知敢通算「失妻」、「失夫」的單親家庭，有啥物歌會當予您的心得著安搭？

悲傷是心肝肉的空嘴，康復有伊一個一定的時。丁順阿公佻伊的朋友楊榮算相知己，即塊歌，您毋驚人嫌您牽了相過頭長，毋驚人笑您「中年失妻，親像三歲囡仔無老父」，您就是卜安呢為家己來唱，為佻您仝遭遇的人來唱，歌聲若點焯的清香，白煙勻勻一 sùn，伴您唯一月到十二月款款仔是，行出彼段某拄過往的艱苦日子，也將您腹內上深、上真的感情，寄托佇即塊歌，一月日、一月日……來 tháu 放。

## ● 之六

戰後，台灣人唯讀日本冊變做讀中國冊，毋拘，不管讀佻一種冊，佇學校所受的基本教育，音樂即塊，教的攏是西方的。釘根佇福佬話的土肉生長起來的恆春民謠，若像佇赤燄的日頭下面，suah攏愛kak雙重厚被，hôngkhàmtiâu咧的歌聲，愈來愈厄聽。「在朝」的強勢書面語佻西方的音樂語彙，將伊擠對「在野」攏「在野」的壁邊；母語佻母文化的雙重隔離，長期間演化落來，佇新一代少年仔的認識裡，he只是庄腳所在的老阿伯、老阿姆哼無人聽有的歌。

即款別人看貓仔無點、咱嘛看家己無的境況，一直到六、七〇年代則開始有人拍破。歐州留學轉來的音樂教授許常惠佻史惟亮，全台灣去揣寶，採錄各地的民歌，無意中發現予您驚一kiô的、恆春的傳奇。七〇年代，台灣則知也中國佻美國的大帽仔攏袂戴得，袂用得攏再khàm頭khàm面憨想過日，文化上的覺醒，經濟上的轉骨，台灣愛變，台灣尾的恆春嘛絞滾落去，對咧變。

丁順阿公最後即條「卜聽民謠來阮兜」，是伊提原住民的曲來改的，算講較「奇巧」的歌。第一葩伊唱講：「十大建設四線道，遊山玩水交通好，交通管理政府做，國家公園好磋跔」——「十大建設」是1973年年底，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所提出的計劃，高速公路、西部鐵路電氣化、中鋼、中船、石化工業……等等，唯底抵改造台灣，tsiann做為工業來服務的島嶼。歌詞唱著的「四線道」，佇屏東，是「屏鵝公路」的專有名詞。即tsūa從日本時代就有的舊路，對屏東市thàng到鵝鑾鼻，古早雙片攏是種木麻樹，袂意拆做四線道進前，是有兩排椰子樹的「省



公路」，充滿南國風情。四線道的屏鵝公路，其實是1977年蔣經國推動的「十二項建設計劃」，即年熱天，賽洛瑪風颳將屏東縣掃甲東倒西歪，蔣經國巡到的恆春的時，攔特別蹺入去大光，看陳達有佇茨無，可惜人碰無著。

台1線接台26線的四線道，沿海、俛山，若像為恆春半島匡金線。1978年核三廠開始運轉，1984年台灣第一座國家公園「墾丁國家公園」成立，恁是矛盾的，辜不而終全齊存在。旅遊的人恰寒天時落南的鷹仔、伯勞仔相像，一tsūa遠路來到遮，是卜歇一下、放鬆一下，甚至，瘡一下；四線道沿線，觀光氣息的恆春，熱撲撲向每一個人開放；墾丁海岸的沙埔，是逐年春天少年仔瘋樂團的青春舞台——在地的民謠soah親像落米仔，守佇金線匡無著的小庄頭裡家已吐歌，月琴奏落去，兩條弦仔的特殊頻率，獨獨屬於恆春的頻率，恰外面五花十色的ping-ping-piàng-piàng袂諧調，多元世界，總也是全齊存在。

丁順阿公今年已經八十歲，足活骨，逐禮拜，猶通騎oo-to-bái去小學教囡仔，就若像長工來去做秧仔場的穡，努力iā月琴恰民謠的種子。阿公滯佇網紗庄尾較崕的崎，簡單一排低茨仔，一塊開闊的門口埕，角仔一叢有通jia蔭的soāinn-樹，廳口ku一隻見掠去放、見家已sō轉來的獨眼三腳貓。倚門口埕向外位探出去，遠遠是大坪頂台地tsá咧，根本看無海；茨後的三台山，落山風唯山頂搨落來，sng2-sng2叫——這是上平常的恆春，倚家過生活的恆春。阿公身體勇健，有一個搭心的阿姨參伊作伴，咧煮予食。阿姨佇發電廠做工課，下班轉來就攔hiānn燒水。一半擺仔阿姨嘛會唸，攏啥物時代矣，攔毋裝熱水爐？阿公逐工洗身軀的燒水，堅持愛用家已去山頂khioh來的柴：阿公，上山khioh柴的記持、大灶hiānn柴的味，是毋是予你想著啥物？……

「卜聽民謠來阮兜」，這是阿公放的帖仔，也是恆春半島的邀請。片仔的歌聲，雖然堪得嘯久，原汁芳味袂走去，但總仔是欠一 kúe 面對面的活氣，敢毋是？阿公講，民謠是唯「心」來發出來的——看會著的鬧熱的恆春，猶有看袂著的古樸的心井，當外在環境一疊咧破壞、變遷的時，咱猶有一寡通珍惜的物件，是像瓊麻絲拍的大索遐呢韌。（完）